

杨志军 著

潮退无声

台西
國島刊印

作家出版社

潮退无声

杨志军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潮退无声 / 杨志军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063-9275-4

I. ①潮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1142 号

潮退无声

作 者: 杨志军

出 品: 语可书坊

策 划: 张亚丽

责任编辑: 翟婧婧

特约编辑: 姬小琴 季 冉

装帧设计: 于文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3 × 214

字 数: 190 千

印 张: 7.875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275-4

定 价: 2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1

从接受委派到登船离开只有两天，田齐阔走街串巷，匆匆忙忙告别父母和熟人朋友，脸上带着办洋差的得意，见了人就脱下礼帽说：“这次走得远，要去德意志。”只剩下半天一夜时间了，才想起还应该去英国人开办的麦加利银行用现大洋兑换马克或英镑。兑了钱，出来时，在银行门口赭色的方形石柱前碰到了小碧池，他的得意就像流水遇到堤坝，止住了。小碧池忧心忡忡：“就这么走了？也不去看看秋妹妹。”“来不及了。”“有吃饭睡觉的时间，就有去看她的时间，她可是常常念叨你的。”小碧池捏捏他的手，妩媚地一笑，“还是去吧，要走也是明天，得有人送送你。兵荒马乱的，我怕你一去就回不来了。”女人一下戳到了要害，时局不稳，他觉得去德意志避一避也好，却没想到回不来。

田齐阔回到日耳曼啤酒公司自己的宿舍，收拾起旅行箱，提着来到工厂门口，朝拉洋车的招招手。已是黄昏，橘色的西天烂漫着凄愁，早春的薄凉蜷缩在斜阳的阴影里，像是秋妹妹的心情，在胆怯中顾望着黑夜。他突然意识到，需要告别的不

仅是秋妹妹，所有的妹妹都曾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都会成为他的思念。如果他就这样走了，真要是再见不着，他会后悔一辈子。他先来到台东镇的平康六里，待了半个小时，再来到冠县路的平康三里，也待了半个小时，又去了邱县路的平康二里、朝阳路的平康一里、莘县路的平康七里、云南路的平康四里、黄岛路的平康五里，每一处差不多都是半个小时。拉洋车的望着他提上提下的旅行箱忍不住问：“先生是推销胭脂的？”他反问：“你拉过推销胭脂的？”“拉过，还拉过检疫所的。冬天烟杆长，春天花柳繁，检疫所的上门打针，都忙不过来了。”

最后田齐阔来到四方路的平康八里。春宵太短，时间不因离别的沉重而慢下来。他做了一个惆怅的梦：自己掉进了海里，发现妹妹们一个个变成了鱼。

翌晨，开船前一个小时，他和秋妹妹出现在小港码头。起航远行的是一艘驶往欧洲的大型美国邮轮，因吃水太深不能靠近码头，需要驳运到两百米远的军用锚地登轮。码头上站满了人，都在排队等候驳船，两艘驳船一次只能运送二十个人。码头衔接着陆岸的石砌平台上，是一些送行的人。田齐阔看到，昨晚他告别过的“九嫦娥”都来了，有的是中式旗袍，有的是西式衣裙，摩登头让她们风光，高跟鞋让她们挺拔，都是笑吟吟、喜滋滋的，叽叽喳喳说成一片。

薇妹妹把一件连夜缝制的驼绒马甲送给田齐阔。他贴到胸前笑道：“暖得我心都化了。”夏妹妹撇撇嘴说：“存心让人家难受啊？酸死我了。”其他几个妹妹笑起来。小碧池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张船票，哪个妹妹跟他去？”大家都望着秋妹妹。秋妹妹却望着薇妹妹。夏妹妹说：“谁叫你们让来让去的，我去。”一把夺过船票，看到不过是一张贬了值的金圆券，揉成团扔到地上，从旗袍腰窝里取下一块白丝绸的手帕，走过去拴在田齐阔的手腕上。秋妹妹说：“又不是牲口，你拴他干什么？”夏妹妹说：

“我就是拴牲口呢，一拴就成我的了。”又问道，“秋妹妹，你没送什么吧？”小碧池说：“她送的是心。”夏妹妹说：“姐姐是说我没有心啊？我就是没有软缠硬磨的手段罢了。”说着瞪了一眼薇妹妹。薇妹妹说：“你别瞪我，你瞪她。”秋妹妹笑道：“你忘了那次我打她，她不敢瞪我。”夏妹妹噘着嘴说：“欺负人，你抢了我的人还打我。”秋妹妹推了一把田齐阔说：“他是你的人吗？你让他自己说。”田齐阔做出害怕的样子：“我可不敢说。”

几个美国水兵经过，看着一堆花枝招展的姑娘，有的挤眉弄眼，有的噘嘴飞吻。有个黑人认识鸨姐小碧池，“哈罗”一声走过来，拍拍她的屁股，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：“跟我上军舰吧？”小碧池嫣然一笑：“你们的军舰什么时候回美国？再待下去，恐怕要一命呜呼了吧？”黑人没听懂，摆摆手，走了。小碧池目送着不断回头的几个水兵，嘀咕一句：“他们走了也不好，钱挣不上了。”薇妹妹说：“哪里都是当官的好，这些兵们，早就是穷光蛋了，还能指望挣他们的？”

送行的人都回头好奇地看着她们：个个都是烟花巷的花魁，毕竟非同一般。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流里流气地喊一声：“是婊子送嫖客吗？有情有义哟。”喊着扔过来一颗糖炒栗子正打在秋妹妹胸脯上。田齐阔看他穿着短衣，打着绑腿，便放下旅行箱和马甲，走过去说：“一个做苦力的，也敢挑逗我的人，没见我穿着迈斯特西服、亨利亲王皮鞋吗？”说着一巴掌打飞了那人的瓜皮帽，又当胸一拳打得对方撞向栏杆差点翻到海里去。“迈斯特”是他的老板——青岛赫赫有名的啤酒大亨；“亨利亲王”是父亲的骄傲，父亲常说当年他伺候过亨利亲王，亲王的皮鞋照见了他的脸。笔挺的西服、锃亮的皮鞋——上等人就是上等人，你没有眼色你就得吃亏。田齐阔若无其事地来到姑娘们跟前说：“回去吧，天这么凉，要下雨了。”

真有几滴雨落在秋妹妹半裸的臂膀上，她着急地说：“我不

是说了嘛，世道要变了，遇事要小心，不可随便招惹人。”田齐阔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世道再变，也跟我没关系了，我要走了。”“那也不能由着性子来。”“你知道，我的性子又绵又软。”“那今天是怎么了？”“今天是他先打了你。”“哪里就打人了？人家是请我吃栗子。快去排队吧，该上船了。”小碧池盯着那个找回瓜皮帽朝这边愤愤张望的人，怕再生是非，对田齐阔抱起粉拳说：“你走好，我们不是抛头露面的人，该回去了。”夏妹妹哽咽着说：“我们等你回来。”薇妹妹用牙轻轻咬着嘴唇，突然扭过脸去，对着风说：“什么时候能再见呢？”秋妹妹静静地伫立着，什么话也没有，该说的昨天夜里都说了。“九嫦娥”都在抹泪。田齐阔一再地挥手，催促她们赶紧回去。

小碧池带着四季妹妹——春妹妹、夏妹妹、秋妹妹、冬妹妹和四朵妹妹——莉妹妹（茉莉）、香妹妹（夜来香）、薇妹妹（蔷薇）、樱妹妹（樱花），离开了小港码头。田齐阔依依不舍地望着她们的背影，出远门办洋差的得意丝毫没有了，胸臆里不禁有些悲酸：莫非就像他的名字所昭示的那样，此生是聚散无常的？名字是一个叫卫礼贤的德国传教士起的，父亲本指望让孩子受洗再起个洋名，田约翰、田保罗、田彼得什么的，但这位传教士又是个尊孔尚儒的汉学家，随手拿来的不是《圣经》而是《诗经》，虔诚地说：这可是孔子删改过的诗歌。翻了几页，看到《邶风·击鼓》里有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”，便说就叫契阔吧，跟世上的一切投合而疏远。并且也不主张受洗：孔子和耶稣是一样的圣人，孔子比耶稣年长五百多岁，是一切圣教之祖，何必要数典忘祖呢？父亲说那就“契阔”吧。后来他自作主张改为“齐阔”，一是“契”又有地契和“勤苦”的意思，他不喜欢；二是青岛为古齐国的领地，有道是“王者莫高于周文，霸者莫高于齐桓”。听老人们讲，他这一族是齐王田横的苗裔。当年刘邦称帝，要田横去帝都洛阳朝拜，不去就灭了

齐国。田横先是奉诏前往，快到洛阳时听说刘邦召他来不过是为了斩头一观，感到屈辱难忍，便悲愤地拔剑自刎。消息传到齐国，追随齐王的五百壮士在田横岛集体自杀。田齐阔很骄傲，毕竟敢于用自杀抗衡对手的祖先并不多。

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，田齐阔才登上美国邮轮“华盛顿号”。他在甲板上打开旅行箱，把薇妹妹送他的驼绒马甲放进去，顺手摸了摸箱底，有点意外，再摸，愣了：黑皮夹子呢？他把衣物一件件翻起，翻出了用一百个现大洋换来的五百马克和七十英镑，唯独不见黑皮夹子。他迅速合拢旅行箱，提起来跑向舷梯口，冲撞着不断上来的人朝下走去，大声喊着：“让一下，让一下。”已经顾不得了，尽管他知道上来的不管是西人还是国人都是上等人。他让驳船把自己运回海岸，坐上一辆来送旅客的单套马车，直奔日耳曼啤酒公司。

2

日耳曼啤酒公司的总经理迈斯特大吃一惊，但他坚信黑皮夹子不是不翼而飞，而是被这个中国人拿去做交易了。他问道：“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”田齐阔毕恭毕敬地说：“不知道，先生。”“撒谎。”“我怎么敢对你撒谎，先生。”迈斯特举起包着橡胶外套的手杖，狠狠地抽了过去。毫无提防的田齐阔惨叫一声，捂着脖子歪倒在迈斯特办公室油漆剥落的木地板上。在田齐阔的记忆里，这位德意志帝国的东方大亨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的，这是他第一次打人，而且打得如此狠毒。迈斯特用德语和汉语轮番吼叫着，嗡嗡嗡地挥着手杖，却再也没有落到田齐阔身上。田齐阔想不到，迈斯特没有把他揍个半死，是因为在对方看来，丢失的东西远比他的命更重要。迈斯特突然把手杖一丢跪下了，

伸出手来说：“实话告诉我，你给了谁？快去拿回来。你需要什么，钱、女人、股份，还是职位？”田齐阔趴着，脖子上的血顺着耳根和嘴角滴沥到地板上，说明他的额头是向下的，他在磕头。他呼吸着自己的血腥气，看到迈斯特的膝盖为了他在地板上蹭来蹭去，便觉得趴着是最好的，起来的罪过不亚于丢失黑皮夹子的罪过。迈斯特看到自己的跪求没有效果，起身吼道：“猪猡，我喂肥了你，你竟然让我倒霉，那就只好把你交给警察局了。”愤怒让他气息充沛，声音很大，挂在身后墙上的彩绘——“日耳曼啤酒公司生产线”都被震颤得摇晃起来。田齐阔趴了很久才站起来，看到迈斯特已经离开，便用手帕擦擦血迹，拿出作为差旅费的五百马克和七十英镑以及船票，放在办公桌上，戴起滚落的礼帽，整整他颇为自豪的颜色和款式都跟迈斯特一样的西服，提着旅行箱出去了。

他先去了宿舍，洗净血迹后来到街上，朝南走去。尽管日耳曼啤酒公司所在地早在抗战胜利后就更为登州路，但田齐阔跟公司的德国人一样，仍然喜欢叫它最初的名字：米勒上尉路，因为米勒上尉是位建筑设计师，参与设计了青岛的不少建筑，还因为田齐阔的父亲田易跟米勒上尉照过相。路边的梧桐老枝苍然，依旧保持着冬天的光秃，迟迟不见绽叶，而墙根里的连翘却已是灿若黄缎了，缎朵上挂着粉瓣，那是从墙头落下的樱花。樱花的树根扎在墙内，因为是啤酒浇过的，比别处的至少早开两个月且茁然花繁。路的尽头是贮水山，那儿松杉森然，山清水秀，曾经是日本神社“灵之家”的地盘。当年他带着包括“九嫦娥”在内的学生来这里唱日歌，举日旗，下跪拜祭时，心情跟现在似乎一样：在绝望中挣扎。不同的是，那时他还得佯装高兴，现在连佯装也无必要了。

他在山下一饺子馆吃了午饭，又在街边买了包白龙牌香烟，沿着石阶小径走上山去。茂密的树林一阵摇晃，猛不丁窜出一

个士兵来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青岛多青山，沿海所有的山头都有第十一绥靖区的部队把守，但贮水山并不望海，怎么也驻起部队了？他说：“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。”士兵哗啦一声拉动了枪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安静，不会是间谍吧？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。”他谄笑着：“我是德国人的人，能做谁的间谍呢？”拿出香烟，用指头弹出一支，扔给了士兵，“辛苦了长官。”下山时他看到两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朝北驶去，和一辆美式敞篷吉普交叉而过，都是急火火的样子，平静的米勒上尉路已经不平静了。而昔日这里只有运送啤酒桶的货车和迈斯特的奔驰座驾，间或有豪华的封闭式双套马车给啤酒公司送来客户，蹄声伴随着鸟鸣均匀地响过。一边是公司围墙，一边是私人宅院，商铺零星只有几家，茂密荫浓的夏季梧桐笼罩着稀稀落落的路人。

田齐阔来到海边，登上了一座远离浴场和港口的礁岬。礁岬上到处是鸟屎，僻背而安静，海风柔和地吹，像秋妹妹的抚摸；鸥鸟在海上恣意地飞来飞去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它们都是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。他挑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来，点起一根香烟，轻轻吸一口，然后就忘了继续吸它。他没有烟瘾，只是觉得抽烟的样子能帮助他想事。现在他要好好想一想了，在无人干扰的礁石上，面对空旷的大海，仔细想一想昨晚他跟“九嫦娥”告别的过程，因为从他把黑皮夹子装进旅行箱到杳然不见，也就经过了一夜，也就见到了她们。

平康六里的冬妹妹给他沏了茶，很惊讶他会在这个时候离开青岛。她说，听客人说鲁南鲁西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，青岛迟早也会是。刘司令的人都说过一天少一天，就像死到临头了。妈妈（老鸨）已经去瑞蚨祥扯了红布，说是一旦天变了就挂出去。你跑什么？本事那么大，到时候自有活路的。田齐阔笑道，我哪里是逃跑，是去办洋差的，顺便瞧瞧欧罗巴德意志。屋子

里没有别人，他也没有离开过旅行箱，半个小时里基本上都是她在说：春天了，生意好起来，男人跟猪狗是一样的。但你看着人来人往，却都是不肯散银子的主，跟往年不同，买卖人少，外来人少，多是警备旅的丘八，好的呢拿抢来的衣服、布料、首饰、吃食顶上，不好的呢举着枪来举着枪走，哪里是国军，是土匪。客气一点的说，赊着吧，老子打了胜仗加倍奉还。哼，退下去的潮头，再上来就不是你了，指望国军打胜仗，还不如指望麻雀上青天。你这一走，我也想走了，妈妈是不会阻拦的，可我去哪里呢？冬妹妹的一对眼睛出奇的大，也亮，像两盏灯。她不是平康六里的头牌，却能照亮姐妹们的心，常常给身边的人说：看他们都是些疯子，就顺着吧，保重自己看往后，再难的事也经过，我就不信还有活不下去的日子。离开的时候，她像一个小孩拽着田齐阔的衣服说：不过你让我的心空了，好像没有依靠了，以后遇到麻烦，我们找谁去？田齐阔说：好像我不回来了。她说：那你还想回来？她不问田齐阔去办什么洋差，也没有扫一眼他的旅行箱，不可能偷走黑皮夹子。

来到平康三里时樱妹妹正在哭，妈妈又打她了，用麻绳蘸着水，都把旗袍从脊背上抽烂了。妈妈说你吃我的住我的，连胭脂钱都得我倒贴，讲点恩德吧姑奶奶，不要以为脸蛋好看就可以推三阻四，公主的身子窑姐的命，说的就是你。樱妹妹身子弱，时常不舒服，也就时常是拒绝的，觉得即便挨一顿打，也比接客好受些。田齐阔安慰她说：将来，挨打的人要打人，不信你等着瞧。不想接客就不接，妈妈从你身上也赚够了钱。现时今日，最要紧的是保护好自己。说着拿出五个现大洋，塞到她手里。她叹口气说：我也不能靠你的施舍过日子，做婊子的不想接客，我还能干什么？田齐阔说：樱妹妹想开些，只有旱死的走兽，没有淹死的鱼虾，走一步是一步，只要往前就好。说着，提着旅行箱去楼下见了妈妈，送上两个现大洋说：求求

你不要再逼迫樱妹妹了。一脸横肉的妈妈说：你要是真心疼她，五十个现大洋赎回去。他在心里叹气：赎回去怎么办？樱妹妹靠什么生活？她还得靠自己。见过妈妈他就走了，旅行箱一直没离开过自己。樱妹妹送他到门口，望着他泪眼汪汪。

之后他去了平康二里，听到了香妹妹跟妈妈的拌嘴，也是因为拒绝接客。但这里的妈妈只唠叨不动手，香妹妹也就敢说些：嫌我挣得少了？容不下我就去莉妹妹那儿。婊子也是人，不是一头毛驴子，谁想骑就骑。再说就算是毛驴子，也有个犟脾气嘛。人家把我们不当人，你也就看成鬼了，还是个妈妈。她心高气傲，看不上的人绝对不接，尤其不接码头上的苦力：汗津津臭烘烘的，下死力气才挣来几个糊口钱，不知道寄家去，倒养成了有一个花十个的毛病，浪荡鬼是你当的？她喜欢美国水兵中的白人，喜欢带枪佩剑、威武高大的军官和腰缠万贯的买卖人。一个烟花女居然如此挑肥拣瘦，生意自然是冷清的。妈妈逼她，却又拿她没办法，两个人就天天你呛我堵的。香妹妹听田齐阔说了来意，撒着娇说：你把我带上吧，我也要去浪一浪德意志，听说那儿的男人一个个都是大洋马。话间不时地瞟着窗外，看到有军官骑马经过，立刻跑了出去：五十军的哥哥，看到妹妹怎么不下马？进来喝杯茶吧。那军官礼貌地说：今儿有公务，改日吧，我是三十二军的。再回到田齐阔跟前时，她就用拳头捶他：不想带我去干吗还来看我？你走吧，别耽误我的事。田齐阔打着喷嚏走出了香气氤氲的卧房。香妹妹追出来说：真的要走啊？还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呢。他说：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她说：那就是不回来了？遭报应的，怎么可以丢下我们不管？你不管我可以，秋妹妹不管了？薇妹妹不管了？姐姐不管了？他笑道：有人等我就回来，没人等我回来干什么？她说：我怕你说的不是没人等你，你是骂“九嫦娥”忘恩负义了。我去对姐姐说，妹妹们一起拉住你，不让你上船跑到大洋马的

德意志去。香妹妹边说边送他出了平康二里，分手时问道：看着箱子老沉，装的啥呀？这当然不能证明她打开箱子偷走了黑皮夹子，因为旅行箱自始至终都在他手边。他顺嘴问了一句：青岛有几个军？香妹妹说：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就两个军，五十军的军官比三十二军的军官有钱。

莉妹妹的平康一里离码头最近，客人都是外国水兵和水手。田齐阔一出现，莉妹妹就把抱着她跳舞的英国水手推开了。她是这里的头牌，很忙也很累，钱倒是比别处好挣些。田齐阔不想过多地打搅她，就没去她的卧房。舞厅里挤满了男人和女人，音乐是水兵乐队奏起的黑人蓝调，充满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忧伤，听着就想哭。莉妹妹说：你走啊？离开国家就是离开自己的女人，好比这些外国人，又坏又可怜，趴在你身上叫着家乡姑娘的名字，想想也有不该，他们的造孽也是叫人逼的。你不会也去造孽吧？把想妹妹的眼泪洒在人家肚子上。她是在替秋妹妹抱不平了。田齐阔不禁有些伤感：说到底还是我在忘恩负义，这么多年了，看着妹妹们都在平康里苦熬，也没有伸手拉谁一把。唉，不是我不想，是我不能。莉妹妹说：有什么不能的？男人都是一个臭毛病。说着两指伸进旗袍领子，夹出一圈钞票塞给他：英镑，你拿着，有用的。他说：我怎么能拿你的钱？抓住她的手就要还给她。她说：是嫌我的钱不干净，还是秋妹妹面前不好交代？都要走到天边去了，秋妹妹管不了那么多。田齐阔不想伤了为人实在的莉妹妹，收起钱说：你等着，我给你买一双德意志皮鞋回来。她说：好，我等着，尺码你知道？他弯腰伸手，要拈她的脚。她说：别拈了，你不知道我跟秋妹妹一样？又说了一些别的话，她湿润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脸，直到他离开，也没在意他还提着一个旅行箱。

跟平康一里差不多，码头边的平康七里也是外国人的天下。但这里是清一色的美国第七舰队的官兵，爵士乐的天堂，通宵

达旦。薇妹妹也是头牌，却显得从容悠闲许多，因为她有专属，对方是巡洋舰的舰长，别的人至多可以抱着她跳跳舞揩揩油，跟她进卧房是不行的。她见了田齐阔并没有迎上来，站在舞厅中央，指挥一个水兵接过了旅行箱，又用英语说：哥哥来了，上楼去。水兵拎着箱子走在前面，他跟她走在后面，卧房到了，水兵走了，门一关就剩他们两个了。除了秋妹妹，薇妹妹是唯一能由他抱抱亲亲的妹妹，但也仅止于此。她曾说你和秋妹妹都是我的喜欢，我不能让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打仗。所以就克制着。他告诉她要去干什么。她愣怔着，意外得不知说什么好。突然她生气了：你不要给我说我不爱听的，出去，出去，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。她推他出去，哗的一下从里面拴死了门。不一会儿门就开了，她探出半个身子，一把拽他进去。他看到她把脱去的旗袍搭在旅行箱上，只穿了一身黑艳的小衣裳，袅袅娜娜地走来走去。他说：薇妹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丢下你不管了。她泪流满面：你怎么管？连你自己都顾不过来，谁知道还能回来不，来吧，秋妹妹要怪就怪我。然后仰身躺在床上。他没有“来”，只是上上下下亲着，脑子里是薇妹妹的从前：“九嫦娥”里她是第二个主动往他怀里钻的，即便知道了他跟秋妹妹的事，也还不舍不弃地说：你能抱秋妹妹就能抱我，抱我，快抱我。只有你抱的时候，我才会觉得男人的抱是好的。他抱她亲她，却从未想过，他对她应该像对待秋妹妹一样。他不“来”，她就生气了，翻身起来，把他推倒在床上，又踢又打地撒着“武娇”，仿佛说：不敢爱的人，死去吧。他趴在床上，不敢看她，只听她说：我知道你的心了，全在秋妹妹身上，说出来她会高兴死。也罢，免了我的疼我的牵肠挂肚，那会疼死人的。这是第二个瞬间，他的视线离开了旅行箱。等他坐起来时，薇妹妹已经穿好旗袍，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。他说：我走了。她一动不动，用清莹的眼泪回答了他。她对他跟秋妹妹对他一样，

啥都舍得，怎么还能偷他的东西？

春妹妹就更不可能了。他来到平康四里时，六师的一群黑人和一群白人正打得你死我活，狼多肉少，天天都有抢夺，今天的抢夺格外激烈。春妹妹吓坏了，抖抖索索跑出了门，正好碰到田齐阔提着旅行箱从洋车上下来。她说：哥哥，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可是你来了又能怎么样？这些外国丘八一个个如狼似虎。他们在路灯下说话。听说他要出远门，她就没好气了：都走吧，坏人要走，好人也要走，亏你还想着来给我说一声。又叮嘱他路上小心，不要沾染外国女人。我干这一行我知道，像我们这样干净的没几个，那得多长多少心眼儿少挣多少钱。她说的“我们”指的是“九嫦娥”。在婊子行当里，“九嫦娥”的干净的确是奇迹。又说了几句，她就催他快走：六师的人喝醉酒什么都干得出来，小心抢了你的东西。六师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，日本投降时来到青岛，驻防已经四年了。田齐阔说不怕，我跟六师的人打过交道，比日本人好对付多了。果然当两个美国兵气势汹汹朝他走来时，他脱帽致意，又用英语低三下四说了几句奉承话，他们就转怒为喜。在他看来这些美国青年完全不适应中国人虚与委蛇的处世艺术，口是心非往往被当真了。又说：我明天要去周游世界，先去德意志，再去美利坚，如果能把你们的思念带给爱着你们的美国姑娘，我将不胜荣幸，因为我也希望得到她们的帮助。一个美国兵认真地摇摇头，连说几个“NO”，意思是没有爱着他的美国姑娘。另一个美国兵皱起眉头想：到底有没有呢？田齐阔又说：放心，我不会泄露你们纠缠中国姑娘的秘密。美国兵说：谢谢，我只有妈妈和姐姐，她们是爱我的，却不能给你什么帮助。田齐阔表示了最严重的遗憾，提起旅行箱坐着洋车扬长而去，好像他是专程来找这两个美国兵的。两个美国兵没觉得自己受骗，心情很好地拉住了春妹妹。春妹妹朝着田齐阔喊一声：我去码头送你。

田齐阔顶着一轮残月又来到平康五里告别夏妹妹。这里是鸨姐小碧池的地盘，夏妹妹的日子自然好过些，不是头牌，胜似头牌。小碧池原来也只是一窑姐，平康五里的老鸨吊打死了一个想要从良嫁人的妹妹，作为头牌的小碧池抱打不平，仗着警察局里有相好，罚没了老鸨的全部财产作为性命赔偿。死者没有亲人，钱钞归了愿意娶她的相好，平康五里的房产和物件归了小碧池。小碧池做了老鸨不叫妈妈还叫姐姐，她本来就是“九嫦娥”里的姐姐，大家叫惯了，改不了口。再说平康五里后来没有再设头牌，人问起来，回答总是有我在谁敢当头牌？其实她是有意让夏妹妹出头，好让她过得称心如意些。夏妹妹不肯：我当婊子就是为了混饱肚子，不想成个人尖子让人惦记，不是说树大招风吗？小碧池见了田齐阔说：想不到你把妹妹们都看了一遍，有情有义的哥哥，你的心我们是知道的。最后一个秋妹妹，亏你想得周全。就是不能咱们一起喝喝酒唠唠嗑，警察局的马笑荣来了，要庆贺他升任局长，一起来的还有葛团副，说是新成立了干部训练团，绥靖区刘司令兼任团长，下来就是他，傲气得就像家雀的屎，点名要夏妹妹。不听不好，一来吃粮的都疯了，不走完阳气不罢休似的，哪里知道阳气走完就是阴间；二来马笑荣于我有恩，报答也是应该的，顺便我得劝劝他，别学傅作义，也别不学傅作义，不该学的时候不学，该学的时候就得学。田齐阔问：傅作义怎么了？小碧池说：北平王投降了你不知道？现在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南北分治，将来世事如何变，谁说得上。一夜婊子就永远是婊子，我们的本性就是朝秦暮楚，走着瞧就是了。说话的地方在平康五里的酒吧。夏妹妹端来一杯酒，他一口喝干说：你们忙你们的去吧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这就走。夏妹妹哭起来：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小碧池说：能，明儿都去送。夏妹妹又笑了：那我得把眼泪留着，明儿当着大家的面流出来，好让别人知道哥哥在我心里不比在别

人心里轻些。小碧池打她一下说：真心的眼泪都是要往肚里咽的。夏妹妹说：姐姐是说自己吧？小碧池再打她一下：去！田齐阔淡淡地笑着站了起来。直到离开，旅行箱都在他脚边，酒吧里熙熙攘攘，男人女人膘来膘去都在对方脸上身上，管那个冷冰冰的皮箱子干什么？

最后的平康八里让田齐阔很激动，因为他看到了秋妹妹的激动。她听到他在天井里问妈妈她是否闲着，就连喊带叫跑出卧房，扶着栏杆朝楼下喊：闲着呢闲着呢。又回头对卧房里的军人说，快走吧，我哥哥来了。军人说哪有婊子赶人的。她说我又没收你的钱。军人说你收了我对你的喜欢。她说喜欢的话以后再来。军人冷笑一声：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青年教导总队的总队长秦铜，你得罪了我就是得罪了阎王。秋妹妹问：阎王是多大的官？田齐阔来到门口，脱下礼帽朝军人弯弯腰，炫耀地说：我是德国人的人，明天要去德意志，是来告别的。秦铜审视着他走出来，突然一把攥住秋妹妹的手：今儿我给你个面子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要霸占你，这人是最后一个，不听话我就炸掉平康八里。秋妹妹笑道：你最好现在就炸掉，好成全我和哥哥。俗话不是说了吗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秦铜瞪起眼睛说：话不可乱说，我可要当真的。秋妹妹不再理他，推着田齐阔进了卧房，顺手关上了门。她把眼前此刻看得最重要，爱着的人来了，还有什么可顾及的？她是风尘里头的柳根梅骨，听到过太多的豪言威胁，她不怕。两个人很快变成了一个人。追问是必须的：你怎么不先来我这里？他说：你是想把过夜的地方让给别人？她一笑，又问：每个妹妹的卧房里都待了很久吧？他说：是的，久得都白了头，到你这里就只剩下一个晚上了。她说：好好说，是不是薇妹妹留你吃饭了？他说：我还没吃饭呢。她问：那她留你干什么了？他说：她就没留我。她说：我不信，她的鬼我还不知道？那夏